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下午二时)

参加会议的首长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等。参加会议的还有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是不是，有的可能见过。这个会很仓促，来的很仓促，我讲的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报，我也不怕你们轰。（众笑）对全国形势，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上次在什么时候谈过，和你们不一样，可能部分不一样，有分歧，现在看来还是有一部份不一样，因此闹了乱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会谈，形势就是大好。昨天和总理一块听了四川的情况就是形势大好。一年多，难道形势越来越坏吗？不是你们，而是一部分坏人，是有坏人，这就是“五·一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分裂，很值得警惕。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这观点我就驳过，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落后吗？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北京要带头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本单位斗批改。（谢：好得很。）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两个学校不是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韩：来了。）身体不好？（韩：没有什么。）北航、北师大试点没有？要坚持，不要怕说右倾，要在水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在全国试点，要把本单位搞好，批深批透。各单位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托洛茨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啊！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批改，这是文化革命落到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一

部分人背离大方向，青年人好动。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武斗就是先进吗？北京打得稀巴烂好不好？（众：不好！）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又搞起一个大串连，这是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是搞煽风点火，今年搞宗派斗争，去了一头钻进去，错了还不知道，你们还相信不相信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众：相信！）你们去了解什么问题啊？这样做是错误的，不认错不行了，错误的判断形势，听了过左的情绪，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打击“走资派”，而是对准军队、革委会，这完全错了，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付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种军队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相信军队，就是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是好的。这里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全军几百万很少有坏的，到处揪军内的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军队这是自毁长城，我讲的对不对？（众：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到处再搞一小撮，搞喷气式，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人犯了错误不能说，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床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哄哄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炮也夺了，一天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不对吗？这难道不是别

有用心嗎？我是说斗争锋芒错了，但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坏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是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了中南海，去年有几个红卫兵组织成立时，我说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和钓鱼台、外国大使馆、大会堂、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边，甚至可以钻到里面，那人家完全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抓我们的人，这是多年惯例了，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埔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要警惕。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电台、革委会不能冲。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最近被抄，怎么能随便抄？（谢：要查是谁抄的。）（总理：卫戍区马上去查。）有“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个歪风一定要煞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是那派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会损坏国家荣誉的，是坏人利用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光是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命也不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三年的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哪象你们自己连检讨也不作，不让人家批评，不是冷静的考虑问题，情绪一来，就干起来了。谈一下聶元梓同志，我上次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对的地方要支持，错的要批，和对同志一样。聶元梓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大功劳，第一张大字报是其中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国集团。但聶元梓背了两个包袱，压得

喘不过气来，对不对？（众：对！）但你们也不给个机会，一个叫什么“红旗飘”的，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众：对。）并不是因为她说了我的坏话才这样的。“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群众是好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泽林到处抢、抄，（康生：楊熏、楊炳章在什么地方？）（聶：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楊熏、楊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聶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自己记功，我们是要记住，一个共产党员作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正，要不断的为人民立新功。聶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作了许多错事，被揪住，甚至连她的组织也要垮台。她的组织是很好的，她的助手不好，出了许多坏点子。聶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可能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兵、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的不对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她是代表组织、代表中央讲的，我们给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政治的讲话，是重要的战斗性的讲话。文化大革命现在又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江青：“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党中央发出了重要号召，你们要坚决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很好的考虑江青同志的讲

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在等待它。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容许的。福建有个来电，内容是北京来电，说是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其余的随后就来，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想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我们正和福建两派谈判，来了这样一个电报，荒谬的电报，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的轨道，这难道是革命行动吗？江青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作了很大成绩，但你们夸大了，好象没有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说是响当当的。我从不欣赏这个词，是货郎担上的东西，是招摇过市的，还说什么是坚定左派，刚几个月怎么能就是坚定了？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这样象膏药走江湖的，我讲得不好，言语又不好听，故意说“好得很”，是故意捞稻草，当然是少数人。我说的大多数人是好的，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有不正当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富治：只派几十个人。）除中央派的外一律都回来，北京应该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要做出好样子来。

第一机床厂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现在打内战，先进要变落后了，搞武斗是错误的。（谢富治：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七搞八搞搞出了一个“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慌忙忙，他装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一天我去北大，从大方面是要帮助聶元梓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其中有取消航空版，不要搞那么多人搞动态组，不要搞一千人搞。还有保卫组，我意见是商量一下，我走了两个钟头就抄了，不要这样办得匆匆忙忙嘛，不要派性高于一切，要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头脑乱哄哄，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还有抄家，去抄自己的东西。封建阶级抄家还要经过皇帝，现在是自己随便抄，我说你们不要上当。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从极“左”的方面，或从极右的方面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多思，你们要多思多想，要以毛主席党中央的轨道为轨道。

外事口的事完全脱离毛主席党中央的轨道，不能自己动，要听总理的，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订和领导的，是周总理执行的。刘、邓的外交路线是卖国的，被毛主席否定了的。（康生：“三降一灭”是刘、邓修正主义的，有人却用到毛主席领导的，周总理执行的外交路线上去，这是完全错误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外一回事。）英国在北京设了代办处，一些人不通过总理就去烧了，那天下午他们冲进

去了，我们打了电话说不准烧，告诉你们不要犯错误，你们还是要烧
（谢付总理：无政府主义发展到目中无人了。）（康生：头脑里没有
敌情观念，一意孤行。）康生同志说的对，你们被坏人引到邪路上去
了，不听我们的招呼，严重无政府主义，要有少数坏人煽动，化工部
抢档案，中央打电话都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你们抢干什么？
破坏国家财产是荒谬的，我和谢付总理到西单去看了，打成这个样子
，我们都要掉泪。（谢付总理：听说北京还要酝酿大规模武斗。）（
戚本禹：西单钱斗两派的头头都要抓。）（康生：如果抓错，我一块
去坐牢。）我同意！无产阶级专政下这是不允许的，无产阶级专政下
难道毫无办法吗？！群众是有眼睛的，一个人抢几块手表，这是什么
革命行动？（戚本禹：反革命。）（康生：强盗。）要抓起来，有些
革命委员会委员如果参加了也要抓。大多数是好的，谁想把水搞混，
这委员可能是好人，但上当了，狂妄得很。有些委员不称职就撤銷，
按巴黎公社原则，不要随便撤，不要派性，（谢付总理：最好是各派
自己撤自己的。）北京学校分两派这不好。（谢付总理：上海是不
分两大派的北京学生去上海就是反张春桥，要分两派。）（此时康生
给张春桥同志递了一个条子问：张春桥今年还欢迎他们吗？张春桥：
康老叫我答复，四月二十日北京革斗委员会成立，我代表六省、市向
北京小将学习，现在我还不修改我的讲话，但是目前情况变化了，北
京的学生往外跑，上海也往外跑，北京来了不少同学，我们是欢迎的
，我们还准备欢迎十万人，最近浙江和福建的造反派被打来，最近有
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北京的同学到上海，就说上海执行的是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说张××、姚××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由
就是上海的“联司”被镇压了。上海市革斗群众对“联司”的行动完
全对，我们支持，上海“联司”武斗已经打了一年多了，而且被“走

资派”挑动，所有反革委会的反动势力都聚积在一块搞武斗，打死了人
，解放军要他们交出凶手，也被他们殴打、扣押，上海革命群众很愤怒
，十万人开了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他们交出人，他们不但不交，还
组织反击，后来群众冲进去，打得很漂亮，一个都不剩。（谢付总理：
好得很！）北京同学一到上海，就支持“联司”，反革委会，我担心会
犯错误，希望他们回来，上海的同学也回去。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的
解决，再去就会帮倒忙。希望他们回来把大批判搞好，成为全国榜样。
上海和你们，你们做得好，就向你们学习。）我完全赞成张春桥同志的
讲话，上海已经先进了，我们落后了，张春桥是中央支持的，是上海革
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就都回来。（谢付总理：马上回来。）（康生：
外地串连返回北京的问题报上要公开发代。）你们好好学习十六条，北
京的学生应当相信各地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

康生同志的讲话

江青、春桥、伯达同志提出的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是传达了毛主席
的战略部署，是大方向的问题，不要当作随便讲话来看待。毛主席、林
副主席常讲，出了某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陈再道的出现是坏事，当
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全市群众宣布后，立刻改变局面，坏事变成了好
事。但不是所有坏事都能变成好事，要有一定条件：一、伟大的领袖毛
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这是最最重要的条件。
二、有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解放军。同志们看到人民解放军
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最重要的条件，
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要坚决相信和
依靠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的领导下，文化大
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解放军保卫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形势

好得很！我收到很多电报，有许多党和国家要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特别是北京。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我们应向世界宣传毛主席创造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国庆要来了，我们是有成绩给他们看的，我们可以作得更好，过去串连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现在要听中央的话，要改正错误，我们必须坚决拥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守中央指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敌人。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蒋介石反动派，现在这个环境他们能不利用吗？琉璃河水泥厂发生了大武斗，可以调查一下，过去那里有国民党支部存在。（谢副总理：章造、纪道两派打仗，把军管会主任打了。打死四个，而参加谈判的不是工人，是学生。炮六师政委被打死了。）（杨成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矛盾，为什么这样打。）都是工人阶级，为什么那样刻骨仇恨，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嘛！为什么那样打，是什么道理？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外，还有人操纵，这就是走资派和国民党特务的挑动。对一厂、工厂、学校是这样的，看看国家嘛。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过去敌人对我们是月牙形的包围，现在苏修、蒙修公开帮助美帝，形成了一环环形包围圈。中间是日帝。最近日帝外长到苏修去，是干什么去了？印尼反动派杀了多少共产党员，但是苏修还帮助它。在缅甸，苏修勾结反华，印尼、泰国怎么样？国民党在沿海甚至内地派遣特务，最近外地把打、砸、抢照片拿到北京来展览，这是给反动派作义务宣传了。这不行，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你们要从左的和右的方面来搞毛主席的党中央，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有的人不自觉的上当，帮了他们的忙。对于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立即逮捕。党政关系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结合起来，还有提去。党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这不行。

我们要搞垮解放军，敌人来了怎么办？最近外交口出了很多问题，有些革命组织犯了错误，对的要澄清，提出我们的外交路线是“三降一灭”是错误的，我们讲的是刘、邓、彭真、王稼祥等人，他们要执行和平主义路线，是扑灭民族运动的路线，是他们的错误，不能说我们的整个外交路线是“三降一灭”，陈毅有错误也可以检讨，国防、外交大权不能夺，是属于中央的，要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现在发展到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可以不经过中央、周总理，就向外国大使馆发电报。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代替国家发电给另一个国家呢？这是错误的，是越级违法的。有一些大使馆不接受，报务员不发报是对的。还有擅自决定出国人员不跟周总理打招呼。有人有事不清示周总理，我说外交口要好好整风，不是说轻了，一个月了，我说你们死了心吧！外交权不能夺，但不是说外事口不可以依靠群众，不是文化大革命没有贡献，也不是外事口没有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但是外交工作人员出国工作权是中央的，不要上敌人的当。烧英国代办处至少是无知的，注意，是有坏人。我伯达和江青同志签字的意见都不听，你们是听谁的？外国记者报道说，我们说的话你们都不听，也是出我们的丑，也是出你们的丑，肯定外事口有敌人，我有根据，但我今天不宣布。这是动摇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功问题，可以肯定他们是妄想，想动摇伟大解放军这也是妄想。今天的会是交心的会，你们青年不要上当，不要走歪路，是爱护你们的，希望你们能成为模范，成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模范，成为执行最高指示的模范。外出的同学都要回来，春桥同志都不欢迎了，自己还觉得自己是英雄。六四〇八部队到安徽去支左，刚一到就有一小撮坏头头，把矛头指向六四〇八部队，企图挑起事端，向中央施加压力，这是革命的哪？应引起警惕。北京你们算模范，只不过要求你们更严格。

周 总 理 的 讲 话

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几个问题：

一、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估计，你们中一部分人对形势估计是错误的，八月五日我听到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连又开始了？我听了很诧异，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大好的，去年八月份红卫兵诞生了，革命的大串连煽风点火，要记上这一功。一年了，全国的火点起来了，没有一个省、市、区没有点起来，当然，发展有不平衡，大、中学校进行了一年多了，机关厂矿企业单位也都起来了。一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当然，胜利有早有晚的，但是，解放要靠自己，只能靠自己取得胜利，应回本单位争取本单位的胜利。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要主观估计形势，出了赵永夫就到处揪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就到处揪陈再道，当然允许你们犯错误，我们老的还会犯错误的。但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港九同胞自己起来斗争了，有人建议派一个营去消灭英国侵略者，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属我们“天天喊反帝，连个澳门还不敢收回。”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部署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部署，现在每步都作准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不要去干扰。估计形

势要把中国和全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康老：外事口特别要注意，每个问题都要思考，要请示，否则就要影响全局。）（杨成武：开第一枪，动第一炮，动一个班，这是毛主席决策的大事，一旦打起来，动用许多的枪炮，动用几十万人也是小事。港九同胞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他们搞得很好，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到处都是。）不要想北京包办，不要想去一些人就解决修正主义的问题，我想只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声号召，你们大多数都可以积极起来上战场。你们总是坐不下来，总想走走，还乘车游行，这样一费油，二费车，三调那么多车易出车祸。你们将车交出来集中抓革命，促生产，第二年就是胜利的一年，主要靠自己，不要去干扰。

二、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是举世无双的。在制止武斗时，几十万人被打伤了都不埋怨，世界上那有这么好的军队。军队里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象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人。“三支”“两军”任务一担上，由于多年不作群众工作了，没有经验犯了错误，这不同刘邓陶反动路线，只要主席一声令下说，错了，他们绝大多数都痛痛快快地改了。我曾同广州军区等四个司令员，他们当中最少的一个人都三处负伤，都是身经百战的，即使犯了一点错误，怎能到处去抓大麻子呢？最近，广州、徐州、重庆、沈阳、昆明等地都很紧张，有点问题就打倒，怎么谈拥军爱民呢？一定要写公开信支持解放军，我们不要自毁长城，让帝、修、反哈哈大笑，我相信不会毁，最近广州武斗把外国船都打了，我相信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州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停止武斗的。

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住满了外地群众，你们各红卫兵

宣传队要动员他们回去。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場毀了多少财产啊！（康生：有些群众团体，中央一支持立即骄傲起来，翘尾巴，犯错误，不准抢枪。）（谢：所有外地抢枪的一律收回。）（康：但不要借此打架。）夺解放军的武器、粮食、被服的要法办。解放军遵守四不，作出了伟大的成绩，再作下去就要采取措施，要严防坏人钻空子，有的好人被操纵，在北京要组织宣传去动员，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去。有说反动话的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死人，打死人的要承认错误。

四、所有外地串连的要马上回本单位。有些组织中央一支持，马上到外地，如武汉的到上海，东北，如二·七公社，都要回本单位。红代会、市革委会要作出决定，不要去干涉人家。去串连号称首都红代会，中央批准的，那有这么回事。你们去年串连，煽风点火作模范，今年搞斗批改，也要作模范，在本单位搞斗批改，搞大联合，三结合也要作模范。希望北航、师大要坚持下去。搞了一个工代会，又搞了一个工代会，应该联合嘛！整风是为了做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有的现在专门研究我，我四十六年党龄，就我的水平不可避免有错误，犯了不少错误，作了不少错事，但是我还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这样我欢迎，如果是好意帮助我感谢，如果拿这个来要挟我，煽阴风点鬼火我反对。

五、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

六、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现在铁路运输降到最低指标，港口货物卸不了，天天罚款，如果我们搞得好，半年生产就可以补一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煤矿要抓，矿院的同学要去作工作，不要搞派别，要制止武斗，要

按毛主席的部署，革命就会搞得更好，生产就会很快的好转。

七、六六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正式文件已经批下来了。

康老：大部是革委，希望你们爱护这个组织，不要拆台，要补台，要爱护不要糟塌。

总理：北京市坐公共汽车，不买票还打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这怎么能容许。中学红代会要组织宣传队，作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武斗。

谢副总理：今天是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伯达、江青、康生、总理讲了很好的话，过去谈了类似的话，但没有煞住。小道新闻听了很多，不是按毛主席教导去作，少数人按小道消息去作。如不按刚才讲的去作，就会犯错误，不按毛主席指示去作，就会走上邪路。上次讲话都说传达了，但有相当单位没有执行，聶元梓、韓爱晶、蒯大富、王大兵、譚厚兰你们研究一下，召开一个大会，每个学校两派，至少十人或二十人参加，原原本本的传达，与上次讲话对照，看作得怎样，中学由中学红代会传达。四·三、四·四、不三不四都要传达，工代会、农代会、机关也要传达，不能歪曲，传达错了由你们负责。

这是内部会议，不准贴大字报。

谢副总理的讲话

开了好几个钟头的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刚才几位负责同志讲了话，我没有多少话讲了。

一、把革命的大批判搞深搞透搞彻底，大批判，工农学各个领

域内都要狠抓，抓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把刘、邓、陶、彭、罗、陆、杨，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批深批透，更重要的还要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好。对此有些人不感兴趣，实际上搞好本单位就是对全国最大的支持，清华、北大、师大搞好本单位是对外地的支持，否则不搞好本单位，去外地，说个不好听的话，是出风头。江青同志点了北航、师大，每个学校都应当这样作，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要立新功，发动群众是有贡献的，但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要在斗批改中立新功。

二、进一步发展巩固革命大联合，这是大方向。所有北京市革命派，要高举革命大联合旗帜，反对打内战，不要分派，分派我反对，那个同志作得对，我们支持，不对，反对。有什么理由不联合？人家联合非把人家搞垮，上海市民很气愤。伟大领袖提出革命大联合，革命师生要搞好革命团结。不听主席的话，不听总理的话，不听江青的话，是听谁的？北京两派都是革命的，有个倾向，抓住某派几个人的缺点错误，就想搞臭。就想搞垮那一派，这是错误的，就是那一个人垮了，那一派也垮不了。江青同志说的我同意，北大聂元梓同志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对。有些大字报很不严肃，我反对。地质学院的朱成昭是坏人，该打倒。但地质学院要划清界限，还是革命的。

还有个条子：打倒谭厚兰是错误的，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向中央打个招呼，革命群众须树立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不能自己拆自己的台，这样不好。不要在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出了点问题就想捞稻草。

为什么我对两大派斗争不感兴趣？斗争是否一派消灭另一派？不

消灭前途是什么？（众：联合。）消灭那一派我看都不行，要我支持一派把另一派消灭，我就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评我在两派斗争中旗帜不鲜明，我不能接受，我要是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就是反动路线。不管哪一派，对的我就支持，错的我就反对。全国都看着北京，我们要在联合问题上作模范，是否要联合起来，在北京制造两大派，没有两派的就硬要支持出一派，当然，自然分歧出两派，也没有什么可怕，但要人为地制造两派，要到全国去制造，严格地说，这是犯罪。到处都有两大派，上海没有两大派，有人去给制造两大派。要搞大联合，不能制造分裂，这才是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应该强调联合，不能去制造分裂，在革命大批判、大联合中立新功。去年八、九月出了少数派、多数派，我们支持少数派，与反动路线决裂是对的。现在不同于去年了，如果只讲小团体主义，不讲联合，不顾大局，捡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错误的。现在为什么武斗？就是有坏人，一条是利用了我们的小团体主义、派别斗争，另一条是利用四大民主，地富反坏右没有改造好的都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没有死亡。不要上坏人的当，我们要提高警惕。

三、搞好市革委会，建设各区政权。中间一级政权一个也建不起来，有几个区准备成立筹备小组，如西城区、东城区、平谷县，根本不准成立，一成立就马上要被打倒，根本又不让你有政府，干部不站出来还可以，一站出来就马上打倒。要爱护市革委会，尽管有缺点错误。我们北京市的学生有些倒退，不是打走资派，见当权派就打，在贵州支持“四·一一”。不能说“四·一一”都对，贵州革委会就全都错了，上海支持联司，山东支持鲁大。要爱护革委会，当然批评也是爱护，学校建立的不能马上把他打倒，区、大学、工厂、企业都要建立权力机构。

四、抓革命、促生产。北京煤不能解决，但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要停产。在广州港等地打柴，不要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连普通的爱国主义也没有了。不能破坏生产，要有敌情观念，要有国家、人民观念，全局观念，革命中损失一点生产是可以，但不应该那么多。工代会你们要注意，工人不搞生产，那就很成问题。

五、发动群众，制止武斗。上次刹了风，有好转，最近又有发展，这是不能允许的，无论如何不能在首都发展，要刹住这股风。现在“九·一六”、“新九·一五”动员上万人打。武斗根本原因是走资派、坏人煽动。但有两大派支持，是非常错误的，听说正在酝酿大规模武斗，我坚决反对。搞了一年多了，你们常见首长，听毛主席的声音，总应该高明一点嘛！西单商场事件，要抓人，不管是谁，委员也罢，挑起了武斗就抓。可能马上有人造谣言，说武斗是你搞的，但群众总有一天要觉悟，把挑动武斗者抓出来。我们不要去帮助武斗，支持武斗，所有委员如果挑起武斗，支持武斗，就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我们要在制止武斗中立新功，有人用武斗显示力量，武汉“百万雄师”力量大，它是纸老虎。制止武斗要搞好，反对两面派，你搞武斗，坏人都有了市场，有空子可钻了。派别斗争高于国家、人民利益是非常错误的。农民进城，毛主席讲了，过去是对的，现在就是反动，把这个路子堵死。

六、专政、行政结合，搞好社会秩序。中学红代会为什么不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四·三”在上海、张家口……等地区发展势力，我不支持。“四·四”不要用此去整“四·三”。坏人，盗窃、强奸犯趁机捣乱。派别利益高于一切错误的，派别不解决，坏人就钻空子。

七、农村包围城市是反动的。

八、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北京军区大方向正确，他们

没有宣布那个学校、工厂组织是反动组织，没有抓那个群众领袖。

“红卫军”、“联动”不能翻案。现在可是有人想把我们卫戍区整垮。北京卫戍区保卫着我们的首都，搞垮了怎么行。搞垮它，这样做谁高兴？有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要采取造反的办法我们反对。现在听说是石景山工人在卫戍区，大多数是保守势力。要爱护我们的军队，特别是首都的军队。

九、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都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要学好，不学头脑就发热。我们北京造反派总的还是比较好的，北京要做个样子，好的影响全国，坏的也影响全国。北京的革命派责任重大，一定要做个好样子。

以上讲的，有人说是老一套，搞武斗就是新一套呀？只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能搞这个老一套，有人认为不对，可以提新的。制止武斗要加一条，参加武斗不发工资，这是新一套。

（北大、地质学院对外资料组记录整理）